

# 水之散记

□谷慧勇

云梦山黄沙岭,是一个只有一户人家的小山村。至今这户人家的老两口还在山上住着,儿女们让他们下山,他们坚决不肯。他们是留恋这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吗?但是这里没有任何水源啊。前几天,我翻山越岭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这里,只见大树遮蔽,石屋参差,农家的锅台还冒着热气,人推的石碾还有剩余的米粒。一只狗认真地看守着主人的这点家当,警惕着我的一举一动。其实,我只是想找点水喝。但是,满院里找不到一点水。我当时想,要是有水,这个地方建一个农家宾馆肯定不错!

我带着遗憾继续前行。突然,我在一片树丛中看到一汪绿色,这是像镜子一样的绿色,是那种可以让人神经顿

时兴奋的绿色。原来这是一个不小的人工湖泊,占地大约一亩,藏在这深山老林中,显得格格外亮丽。我拿起相机拍个不停,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那种兴奋是无法掩饰的。

这是生命之水呀!尽管它要靠天赐,却足以让一对老人顽强地生活下去。他们用它煮饭,用它浇地,用它洗衣。生活就这样延续下来。这个原始的村落在现代文明的诱惑下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成为喧闹都市外的一处静地。

二

沿云梦山的鬼谷西行,过

清溪桥,越石门沟,就走上了位于半山腰的悬崖步道。大约走二里,就是著名的孙膑石棺。现在孙膑石棺的一部分已经被千年的雨水冲得几乎没有了,但其他尚好。孙膑在云梦山修行的洞穴名为洗尘洞。他死了以后也葬在这么一个水口,其中之意令人深思。

令人惊奇的是,孙膑石棺的周边长了很多野生的芦苇。在绝壁上能长出这种喜水植物,可见这里的水资源一定非常丰富。我拨开苇丛想探个究竟,果然看到一片湿地,再仔细瞧,发现很多小泉眼,有的只是往外沁出,我给它们取名为“沁

泉”;有的如抽丝,我称之为“丝泉”;有的只是冒点泡泡,我称之为“泡泉”。这些细小的泉水一年四季不会干涸,到雨季的时候,还会在孙膑墓下形成一道飞瀑,当地人称为“一线瀑”。在北方的山壁间,有这么一块地方,有水有苇,极具乡土气息,孙膑当年回归自然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三

走进云梦山老山门,军坛的后面就是云梦山的著名景观——半月潭。绕半月潭沿栈道上,就是被称为云梦山天然画壁的小南天门。只见壁如

## 挖蒜

□浚县 胥冰梅

年前我在操场的角落开了一块三平方米左右的地,将同事送的蒜头种了下去。因离水源较远,所以浇水要一桶一桶提,常常累得直喘气。可是看着蒜芽冒出头来,然后一点一点往上长,翠绿的叶子代言着生命的美丽,我心里的喜悦就越聚越多。

等到过了年,蒜芽们在冬雪融化后的松软泥土中苏醒过来,继续欣欣然地进行生命的歌唱,墨绿的叶子更加粗壮,长势也更加喜人了。后来,我因为工作更加紧张,一直无暇去看。直到两星期前见母亲将种在院子里的蒜挖了出来,才知道蒜成熟了,就想着赶快把自己种的蒜也早些挖出来,可是回去以后,一直忙于工作,有时了看看太阳挺毒的,就想着等傍晚再去;傍晚却偏偏又忘了,有时想起来要去了,操场却已上了锁,拿钥匙的同事已经回家……种种缘由,种种借口,一拖又是两个星期。

今天无事,想着这挖蒜的事不能再拖了,于是赶早来到种蒜的地方,一看,傻眼了——这里杂草丛生,有的草竟然有一人高,郁郁葱葱地长满了我的那一小块地。蒜呢?竟没有踪影!我怀疑地看看四周,确定没有找错地方,可是蒜哪里去了?

清理了一大堆杂草之后,我发现地面上隐约趴着一些干草似的东西,再仔细看看,居然是干了的蒜杆子!原先粗壮的杆子已萎缩成细小干枯状,还灰白灰白的,就是这些干枯了的,也只剩下稀稀疏疏的几个……我苦着脸循着干枯的蒜杆子挖出几个蒜头,竟然还挺饱满的。于是顺着地边,一锹一锹来个地毯式搜索。

## 林荫道

□淇滨区 李红喜

象一片片翠绿的碧玉  
绽放在大街小巷  
簇拥着美丽的都市  
散发着晶莹清凉

象一团团锦簇的彩云  
飘动在城市的四方  
装扮着流动的旋律  
播撒着洁净大方

象一串串绿色的风铃  
摇曳着夏天的阳光  
抚慰着烦躁的世界  
吹拂着阵阵的清爽

象一排排巨型的大伞  
张开在街道的两旁  
遮挡着风雨酷暑  
弹奏着无华的乐章

道道人流  
在绿荫下走过  
各色故事  
在绿荫下流传

有爱的浪漫  
也有步履的匆忙  
有青春的风采  
也有欢笑的夕阳

有少儿的嬉戏  
也有恋人们的婵娟  
有靓丽的风姿  
也有纯朴的笑脸

长长的林荫道上  
演绎着万种风情  
讲述着无数的故事  
留下了足迹串串

## 咏鹤城

□柯常春

鹤壁人民笑着走,  
款款深情善待友。  
满城和谐正昌盛,  
山清水秀乐悠悠。

淇河西依太行山,  
两岸垂柳水潺潺。  
如荫绿树锁荒坡,  
清清淇河鱼儿穿。

闹得闹市歌声起,  
犹见河面点点帆。  
“仙鹤”喜迎八方客,  
谁人还会忆江南?

清理了一大堆杂草之后,我发现地面上隐约趴着一些干草似的东西,再仔细看看,居然是干了的蒜杆子!原先粗壮的杆子已萎缩成细小干枯状,还灰白灰白的,就是这些干枯了的,也只剩下稀稀疏疏的几个……我苦着脸循着干枯的蒜杆子挖出几个蒜头,竟然还挺饱满的。于是顺着地边,一锹一锹来个地毯式搜索。

没想到这地毯式的搜索行动还很见效,好多颗同样饱满的蒜头被挖了出来,一种收获的快乐渐渐涌上心头,使我忘了汗水和越升越高的太阳。可是因为不知道蒜头长在哪里,往往一锹下去,好好的蒜头被削掉一块,有的被一切两半,滚上了泥,仿佛血淋淋的伤口般触目惊心,只好慢慢地挖。

好不容易将整块地翻了个遍,才发现衣服已经湿透,腰杆已经僵硬,检查一下成果,发现“受伤”的蒜头竟然有一半之多!再回头看看一片狼藉的“现场”,心里想着以后做事情,千万不能像这次挖蒜一样,寻着种种借口,找着种种理由,一拖再拖。不仅错过了最好的收获时间,还要付出加倍的劳动,丢失许多果实。就如同人生中有些机会,错过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于是丢失了成功;有些感情,错过了,就会伤痕一片,于是丢失了爱你的人。

既然珍惜,就要及时抓住。



盛夏

佚名 作

## 山的过客

□淇县 郭晓东

朔大的野风,枯黄的矮草,裸露的山石……到处都是黄土的颜色,单调不失凝重。

我将单车放在盘山公路的一旁,信步走上一块坡地,仰视着峻伟雄奇的群山。午后的山野很寂静,只有在耳边低吟的风声,一路从城区风尘仆仆来到这儿,早已累得气喘吁吁,衬衣黏在后背上很是难受。

往西望去,依稀看到高耸入云的朝阳悬空寺,朝歌城的最高点,加上薄薄的寒气萦绕,委实觉得朦胧可人,

那就是此次旅行的目的地啊!我仿佛闻见了香烛的味道,听到敲木鱼和诵经的声音了……

当我迈步准备继续前行时,却被另一种思绪牵绊。山的顶峰我已造访多次:简陋的蓄水池,冷落的亭阁,寥寥的矮树,无尽的蔓草……那里山的每一寸肌肤都已被我这任性的孩子吻遍,已没有什么新奇的了,甚至一出发,在起点便能料想站在山巅的历历影像了,那么,又何必执著地攀上去呢?

一个问题的解决又产生

了另一个问题,那么此刻我究竟又该何去何从呢?

摸出口袋中的烟卷,点燃,慢慢地吞吐着。我的面前是横在山腰的矮山,山上满是枯黄的野草和酷似人形的松柏,冬日的山野有些粗犷,如血性的北方汉子。

寒冬时节,加之本来是人迹罕至的山,几乎没有人的。那么,野兽呢?北方平原上是很少有狼的。没有人,鲜有兽,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整个山此刻都属于我这个外来访客?

我感到特别的富足,嘴

角露出甜蜜的微笑,情不自禁哼起了小调。开始规划起我的领地:在山的半腰建座小木屋吧,在它前面开一畦田,种上蔬菜,粗粮,再喂养一些家禽,让它们漫野觅食……我呢,和理想的伊人,日出入山林,日落而归,做地道的山的子民,做山的主人,终老一生……

风又有些大了,夕阳的余晖洒在身上,我感到有些冷了,四周依然肃穆,突然有些恐惧了。高处不胜寒,说的大概是这番景象吧?我迅速地骑上单车,飞奔下山。

## 怀念母亲

□鹤壁山区 贾振才

小时候,我一直认为母亲很高大,在我受委屈时总是躲进她温暖的怀抱里得到安慰。长大后我的个头儿长到一米七三,母亲站在我面前连我胸口都不到。

参加工作半年后,我从鹤壁回到老家,久卧病床的母亲见到我老泪纵横,我把瘦弱的身躯抱在怀里,像安慰一个孩子似的安慰着她。母亲止住泪后问:“能在家里住几天?”当听说我第二天又要走时,母亲的泪水又

流出了眼眶。

在我大学毕业时,家里唯一的姐姐已远嫁他乡。我应聘到千里之外的鹤壁当教师。来鹤壁报到的当天,父亲将我送到车站,说:“别忘了抽时间回来看看你娘!”

第一个月我领到工资285元,拿到工资我马上又向同事借了一些钱,凑足300元给家里寄去。父亲在村里逢人便说:“这个儿子没白养!”母亲则说:“我不稀罕他的钱,他能回来看看我比啥

都强!”

一次,父亲在电话里对我说:“你娘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快不能走路了,有空回来看看她。”

寒假终于到了,我带着积攒下的1000元钱兴冲冲踏上了回家的路。到家后我才知道,年老的母亲在劳碌中不慎摔断了胳膊,母亲几天来一直躺在床上输液。

母亲一边输液一边把头埋在我的怀里,像个无助的孩子哭出声来。

假期很快就结束了,母亲在我临走的时候拿出一双布鞋让我带上。这双布鞋样式很土气,可是我知道它是母亲在病床上一针一线做成的——她为儿子只能做到这些了……

两年前,从老家传来噩耗——母亲离开人世了。后来,父亲对我说:“你娘临走时睁大眼睛到处看,她是想见你最后一面。”听着父亲的话,我的心好痛好痛。